

◇ 书里书外

初见《丁仁长日记》

丁邦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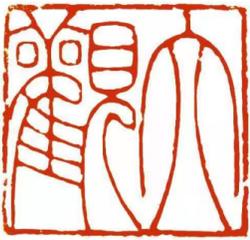
对于清末、民初一代名儒丁仁长的关注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涉及他的典籍史料看了不少，如记载他身世的《丁氏族谱》，他的诗词专集《丁潜客先生遗诗》，他与其弟丁仁济共同编辑的丁杰（爷爷）的诗集《蛾斋诗草》，及与他有关的溥仪、郑孝胥、谭延闿、吴道镕、汪兆铭等人的回忆录、日记、传记、诗集等等。通过各种渠道得知《丁仁长日记》善本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馆，一直想去看看，前年春节后，因出差华南，方如愿一睹尊容。

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身是清末的广雅书局藏书楼，民国元年创办，初名广东省立图书馆。民国16年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，由华侨集资兴建了广州市中山图书馆。1955年，广东省立图书馆和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合并，始用现名。广雅书局与在广州闻名一时的广雅书院有较深的渊源，丁仁长先生曾任该书院院长（总负责人）。他的日记身后能藏于此，是不是一种宿命呢？

进入图书馆大门，只见有一个宽敞的大院。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市中心，能保留这样一个大院，堪称奇迹。大院中间是一大片平整的草坪，上面洒满柔和的春光，时有孩童在其间追逐嬉戏。四周生长着数棵据说栽于广雅书局时期的古木棉树，现在都已长成了参天大树。向图书馆工作人员递上介绍信说明来意后，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

中山图书馆收藏的《丁仁长日记》，一共有36本，分2函包装。其中，第一函29本，从封面到内文全部是丁仁长手书；第二函7本，封面除照录其原有册名外，还分2行写有“番禺丁仁长遗著手稿本/后学卢子枢珍藏敬题”的字样。

图书馆方面并没有关于《丁仁长日记》如何流转到馆的介绍。不过，第二函每册封面上的题记，多少透露了一些它与卢子枢先生的关系。



◇ 王国华专栏·花花世界

许多花

王国华

花萼。北方俗语中，形容一个人愚蠢，就说他的脑袋被门挤了。夹竹桃之形，颇像被门挤过。以后再看到那些无见识、无文化，却极爱在微信上就各种社会问题慷慨激昂发表可笑见解的人，我就会想到夹竹桃。

异木棉

春天如果没有阳光，夏天若没有雨水，秋天和冬天没有异木棉，深圳将会是什么样子？

听到这个提问，高大的异木棉站得更直了。小区院子里，公司楼下，高速公路两侧，只要你闭上眼，异木棉顶着一头粉色就汹涌而来，遮住了秋天的萧瑟和冬天的阴冷。秋是暖的，冬是暖的。

仰望它，七八米高。目力所及，粉色集结如云。它们占领了至高点，以点带面，有更多的外延，让这粉色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。此为主流话语权。偶尔落到地下，方能看清一朵花的真面目：五个花瓣，并不平整，稍皱。彼此距离远，使得花朵看上去比较大。花朵中间有一圈浅黄色纹理。

下面是坚硬的柏油路。本该接接地气，却没有土。一阵雨来，落花随着流水进入了下水道。落花若多，会形成粉色小溪。

异木棉也有绿叶，但谁看到了？它的粉势如破竹，势不可挡。这正是它的特殊之处。这样的树还有一些，如火焰木、黄花风铃木等，每一种占领一个季节，让四季有所依托。异木棉粉得如此纯粹，花和叶一定是经过一番讨论的。谁隐身，隐的比例应该多大，每一朵花和每一片叶子均具发言权。独裁搞不定。整个过程充满了怨言，甚至争斗。终于某一天，它们达成了共识。所谓和谐，不过是妥协。大家对结果都不满意，但都可以接受。如此，绿色渐失，粉色渐浓，五颜六色定于一尊。

摇曳着的粉，不粘，不冷。它知道自己承担着什么，也晓得四周布满监督的眼睛。天空一旦变冷，绿色就会登台。

母草

雨一滴一滴砸在草叶上。砸一下，草叶就低一下头。再砸一下，再低一下头。雨淅淅沥沥地下，连续不断地砸，草叶连成一片，一个一个低头、抬头，此起彼伏的样子。雨并不大，但草更微小，它会感觉到疼。它喊不出来。旁人看上去风平浪静的

记的名字上，就不难看出主人当时的心境。其实，无论是丁仁长本人，还是日记早期的收藏者卢子枢，都没有把上述名字各异的著述统称为《丁仁长日记》。显然，那个统称是图书馆出于管理需要而起的。

第一函的每一本除记载天气、气温感受等零星生活信息外，全部都是他的四书五经之类的读书笔记，并且记录得颇为详细。第二函的每一本则主要记录他的生活，诸如“今读XXX”“今教XX”“汪（兆铭）如常来见”“今肺火攻心”，等等。

在丁仁长的隐居生涯中，日记所记的那几年显得更为平淡一些。因此，留下来的文字里自然也就没有记述什么大事。尽管如此，我亲眼所见他日记记载的两件事还是值得提一提的。

一件是溥仪大婚。《恶居日识》记载：“壬戌年十月初四，晴。恭闻圣上大婚，诸假馆遥贺。小臣尚在功衰，禀不得与。”说的是，1922年12月1日（农历壬戌年十月初三日），听到溥仪在北京宫中成婚的消息，在广州的前朝遗老、遗少、士绅们，集中到了一个地方，恭贺“皇上”新婚。丁仁长因为母亲守孝，不便前往，请求“皇上”谅解。

一件是准备远行。《兼修日识》记载：“乙丑年六月初四，阴雨。……将有远行”。说的是，1925年7月24日（农历乙丑年六月初四）以后，丁仁长将有远行。这里所说的远行，就是北上天津“觐见皇上”，也就是去见已经出官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。这是他日记中唯一一处记载他“将远行”。不过，此前日记中，有大量关于《礼记》和皇家礼仪方面的学习笔记，有迹象表明他一直在为这次远行做着准备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日记中的纪年方式很是特别。尽管这组日记的记录时间在民国9年到14年之间，早已改用“民国”纪年，可是日记通篇都不见一处“民国”字样。凡是涉及纪年的地方，要么以天干地支纪年，要么索性延用“宣统”纪年，诸如“宣统十三年六月十六日”“宣统十五年十一月初七”“宣统十七年”等。其实，到“宣统三年”的时候，清朝就已经灭亡了，哪里还有“十三”“十五”和“十七年”呢？看来，在丁仁长的心里，“宣统”纪年始终未曾废止。

对于一代名儒五年的日记，作为浅薄的后生，用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怎么能够把它读深、读透呢？因此，这一次只能算作“初见”。

世界，岁月安好，其实霸凌和疼痛从没停止。

这样一亩草地，堪称茂盛。细看，每一棵都是无助的孤儿。

我看到了母草。名中带“母”，也躲不过孤儿的命，如同村中叫做“万富”的穷汉。其他的草还在绿着，母草开花了。花朵紫白色，有紫有白。四瓣加一起还没有一颗豆粒大。迎风摇摆，楚楚可怜。单株，细嫩的茎，摸上去有棱。中间长了两个小小的分叉，每一个分叉下面又有一片三角形的小叶子。十几株母草散布于各类杂草中间，星星点点的紫白，是唯一喊出了声的植物。

母草紧贴着地皮，高不过一拃，却全身都是中药原料，可治痢疾或消化不良。据说也治蛇毒。现代医学甚嚣尘上，草药的神奇传说已然褪色。不过，在野外万一为蛇所伤，救援不及，天不应地不灵，嚼一把母草，起码可纾解心中的焦虑吧。

我掐下一小节放进嘴里。没什么特别，差不多就是熟悉的青草的味道。猛想起小时候穿着挎带背心在野地里割草，回去喂猪，喂羊。草叶将皮肤划出一道道血口子，汗水一淌，又疼又痒。整个村子就是我的全部世界。看不到未来，毫无希望。而现在还有人在怀念那个时代。我下意识地将其丢到地上。我可不想回到过去。



王国华，河北阜城人，现居深圳。中国作协会员。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。曾获第五届广东省有为文学奖散文金奖、第八届冰心散文奖、第八届深圳青年文学奖、第六届深圳十大佳著奖。已出版《街巷志：深圳已然是故乡》《街巷志：行走与书写》《书中风骨》等二十余部作品。

◇ 小说世情

二妈

徐有三



二妈。没办法，谁叫我们拿不出几百块钱的彩礼呢。

“二妈现在怎么不会说话了？”祥贵好奇地问。

奶奶摇了摇头，“哎，都怪她糟糟喝，落一嘴豁牙，不关风。”

关于豁牙，邻居六奶后来跟祥贵说过另一个版本：“女儿去世，深深刺痛了你二伯，二伯薅起你二妈头发，使劲一攒，二妈扑在地上，哪成想正好碰到一块石头，门牙齐刷刷断了八颗。二妈本就不玲珑，后来更憨了。”

二妈牙齿是硬被磕断的还是原本就朽烂了？祥贵不能从二伯那得到证实，二伯去世了。祥贵对二伯没有一丝印象，二伯死那年，祥贵不满周岁。奶奶说二伯得了胃癌，在家熬了三个月，最后粒米不进，饿死了。

二妈还活着，是二妈让二伯吃了不能吃的东西。“你二伯喊胃疼，她杀老母鸡给二伯养胃，哪想到她会放一只蛤蟆一起炖。蛤蟆能止痛，但遇上老母鸡就致癌呀。”

二伯是不是死于蛤蟆毒？祥贵照例不能求证。

祥贵的爸妈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趟老家，他们带着三个姐姐住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镇上，爸妈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。自小，祥贵对奶奶叫他喊爸妈和姐姐的人感觉好陌生，只想躲。

爸妈提过带祥贵去镇上读书或学习自行车修理技术，祥贵不愿意，他跟奶奶亲，还因为二妈的囫囵蛋。

二妈突然病倒，多日未出院门张望了，祥贵随奶奶去探望。

昏暗的土墙上，本就营养不良的二妈更瘦小了，像一只衰弱的病鸡蜷缩在被子下。奶奶轻声说：“憨丫，祥贵来了。”二妈艰难起身，伸手要去拉祥贵，被奶奶按住了身子，“憨丫，你别动。”

二妈指了指对面鸡窝。祥贵看过去，里面有颗鸡蛋。

二妈临终的时候，祥贵正好俯身在她床头。二妈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叫了一声——祥贵听来特别像“儿”音。

跪在二妈棺材前烧纸的时候，祥贵听见奶奶嚎泣，“憨丫，到那边去，要保佑祥贵健康康。”

二妈像是听明白了奶奶的交待，一脸笃定安详。

也就在那一天，祥贵从奶奶那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：他本是二妈生的，刚出生就被奶奶抱走，奶奶怕憨二妈会糟蹋了娃，骗她说娃死了。父亲去世前，将小祥贵过继给大伯做儿子，当着许多亲戚的面立了字据，只为保证他们家后继有人。

得知身世的祥贵并不惊讶，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，也不知道这是从哪来的一种感觉，遗憾的是他从未在二妈生前喊过一声“妈”。

年上腊坟。

祥贵跪在矮矮的坟前不想起来，他泪流满面，一声声高喊着“妈——”。空旷的山岗上，呼呼寒风把一声声“妈”吹得七零八落。

◇ 人间小景

惜物

侯美玲

去海南文昌旅游，一定要到苍蝇馆子打卡一碗糟粕醋。不看实物，光听名字就知道它是用下脚料做成的。的确，糟粕醋是用民间酿酒后的酒糟，发酵产生的酸醋作为汤料，加入海带、蟹子、牛腩、蚬类做成的小吃。

对于外地人来说，一碗热气腾腾，酸辣开胃的糟粕醋，既有海鲜的鲜香，也有醋的酸爽，只尝一口，味蕾便能享受温柔双击，从此记住了文昌这个城市。

海南是中国的“宝地”，物产富饶，农、林、牧、渔业发达，即便如此，文昌人还是不愿意丢弃剩余的酒糟，惜物之情可见一斑。

参加过一个培训，一位来自南方的环保专家感慨地说：“北方人很惜物，这让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感到汗颜。我去西北农村做调研，发现水龙头下永远有一个水盆，家庭主妇绝不会浪费一滴水，洗过菜的水用来浇花，洗过衣服的水用来拖地，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。”包括我在内，听课的全是北方人，大家相视而笑，并非尴尬，也不是难为情，是被他人理解，发自内心的笑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上学用的书包从来没有买过，全是妈妈用布头缝制的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做衣服，花花绿绿的布头绝对是宝贝。女主人将大小不一的布头剪成三角形或正方形，再用密密实实针线缝在一起，最后缝上两条长袋子，一个古色古香的书包就做成了。

父亲伸出拇指，为老板娘的想法点赞，还说：“敬天惜物，珍惜每一滴水，每一粒米，每一张纸，物尽其用，既是做人的根本，也是对物的尊重。”